

献血志愿者59次捋袖 为之离婚、辞职在所不惜 献血达人杨以桥的“双面人生”

如果说他是“新上海人”，他连一张居住证都没有；如果说他在上海务工，他连一个给他发工资的单位都没有。他在上海谋生的手段是收破烂，但是他却有一个崇高的事业：献血。这个来自山东的男子名叫杨以桥。5月14日上午，他在闵行区莲花路地铁站附近的献血屋第59次献血，领取了他的第21本献血证。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，老同事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为“献血英雄”。

英雄杨以桥还有另一面的生活。为了献血，他辞掉了工作；为了献血，他选择离婚。在他的老家，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，一提起他就叹气，流泪。

本报记者 叶松丽

A面 杨以桥是献血英雄？

献血

“这是第21本证，第59次献血”

5月14日早上，杨以桥比往常早起了半个小时。7点钟的时候，他已经从松江九亭镇金吴村511号的租房出发，步行10分钟去乘坐松江41路车，到九亭换759路，坐14站到莘庄地铁站北广场附近的水清路庙泾路，步行5分钟，换乘747路到莲花路地铁站。他一路站了两个小时。爱心献血屋就在公交车站对面。

这条线路，杨以桥每28天就会跑一趟，已经七年了。路上的一景一物，他都了然于胸。杨以桥说：“如果不是下午要去帮一个老乡干体力活，我就会骑自行车过来。从九亭骑车到这里，只要45分钟。医生说，献完血还是要适当休息，不能太累。”

从过街天桥上下来，他轻轻推开爱心献血屋的玻璃门，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，放下已经破烂的黑色双肩背包。坐在前台的工作人员轻轻地问了一句：“来了？”杨以桥回答说：“嗯”。相互间就像家人一样，省略了所有的客套。他能叫出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字，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熟悉。

简单地验了一个血样后，杨以桥就来到二楼，熟练地躺到献血床上。工作人员将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的针管插进他左手的血管。他的血液就顺着软管流进机器。提取血小板后，血液又回到他的体内。

工作人员填写了一张新的献血证，敲上红戳，递到杨以桥手上。他十分开心，用右手翻开献血证告诉记者：“这是第21本，第59次献血。”因为以前有两本献血证因故没有盖满。

在杨以桥租住的小屋里，他从一只破旧的小皮包里掏出一摞红色的献血证，像

一把扑克牌摊开在记者眼前。

从2004年9月19日第一次献血后，杨以桥每隔半年献200ml全血。2006年开始，他每隔一个月时间，就献一次成分血。全血半年一次，成分血28天一次。如果有事耽误了，到该献血的那天我没有去，心里会有些焦躁。虽然我是自愿的，但我仍为自己爽约而愧疚。”

对杨以桥来说，献血是他跟这座城市一个无言的约定。在他的小皮包里，除了21本“血证”，还有很多本获奖证书或者荣誉证书。其中有卫生部、中国红十字会和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颁发的“2006-200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”两次；有北京奥运会期间，中国红十字会颁发的“生命奖牌”，有上海市卫生局、市红十字会、解放军驻沪部队献血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发的“2008-2009年度上海市无偿献血白玉兰奖”等等。

杨以桥说，他也不记得自己得过多少次奖，反正只要是跟献血有关的奖项，我基本上都获得过”。

说到第一次献血，杨以桥说“很偶然”。那天他在七宝古镇闲逛，看见有座献血屋，就进去献血了。“我一直想献血，因为我曾经用过别人的血。”

1998年，杨以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筑工地上砌墙，墙倒了，他被压在墙下。工友把他刨出来后，送往当地的大医院里抢救，右腿做手术时，输了一些血。说起这段往事，杨以桥拉起裤腿，大腿上清晰可见一道30多厘米的疤痕。“别人的血救了我一命，我总想找机会回报一下。”这就是杨以桥献血生涯的“缘起”。

工作

“人各有志，我的活法是献血”

5月14日下午，记者来到九亭镇久富路上的朗尼沙发公司。保安一个劲地称赞杨以桥：“这个人真是个好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跟我们每个人都处得很好。他坚持无偿献血的事，我们都知道。”

从2004年春天开始，杨以桥曾经在这家沙发厂工作过4年。这是他在上海唯一做过的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客服主管陈慧告诉：“2004年开始，我安排他给客户送货，组装沙发。他不但勤快，吃苦耐劳，而且手也巧，做事很认真。他送货安装的沙发，客户从来没有投诉过。”

陈慧说，大家对杨以桥很有感情。他离开公司，是自己主动辞职的。“他要献血嘛，还要当献血志愿者。毕竟我们是公司，按时上下班，在时间安排上有制度。他觉得在公司上班影响他献血，就辞了。我们也劝过他，挽留过他。他说人各有志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”

陈慧告诉记者，杨以桥送货并安装，相当于两份工，每月的收入不低于3000元。“按照当时的工价，收入算比较高了。”

辞职后，杨以桥买了一辆带小拖斗的脚踏三轮车，然后又改装成带马达的“动力”三轮车。不献血时他就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破烂。为拓展“废品回收站”的业务，还专门印了一盒名片：“主营：铜、铝、锌、不锈钢等有色金属”，也回收纸箱、电

脑、电视、手机以及塑料制品等，同时还“兼营”给人搬家送货。

成为“自由人”后，杨以桥献血就没有任何牵绊。“到时候就来献血，这个时间他自己把握。平常有志愿者活动，只要一个电话，他就会放下手头的事，马上赶过来，十分热心。”莲花路地铁站爱心献血屋的工作人员跟记者交谈时说。

杨以桥说，义务献血是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他做了一个小型灯箱广告安放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广告上写着：“我是闵行献血志愿者，我献血，我健康，我快乐”。

除了自己志愿献血，并当志愿者外，杨以桥还勇于跟地下血贩子“较量”。九亭镇社区事务科的陆增荣医生告诉记者，有一回，杨以桥看到一个人沿街贴买血小广告，就悄悄地跟在人家身后。那个人在前面贴一张，他就在后面揭一张。对方发现杨以桥的举动后，想“有所反应”，可是，又不清楚杨以桥的来头，不敢贸然下手。最后，那个贴小广告的人慌慌地跑了。杨以桥立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松江区血站以及上海市血站汇报，直到有关部门作出反应为止。

杨以桥向记者解释说，他痛恨那些血贩子：“他们的行为，亵渎了献血志愿者的尊严，我必须跟他们作斗争。”



躺在献血床上，杨以桥的脸上满是微笑。

生活

“吃得清淡一些，血液质量好”

“我原计划献完血后，直接到春申西路颀町路老乡那里去，替他们把三顶帐篷伞送到武宁路。但是你们找我，我只好陪你们回一趟九亭。”

5月14日，杨以桥献完成分血后，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他本来有活干，但是为了配合记者拍照，他决定下午再去帮老乡干活。于是，他又换乘三趟公交车，奔波一个多小时，回到租住地。

进门时，他在路口的菜场买了一把韭菜和几只鸡蛋。那天中午，他打两只鸡蛋，炒了一盘子韭菜。而往常，他常常是吃白馒头，喝一点开水，没有一个小菜。

5月3日中午，记者第一次去采访他时，他没有吃早饭，他买的两只馒头，还在桌子上。他告诉记者，因为要献血，他通常吃得清淡。

“医生说，这样血液质量会更好些。”记者带他到附近小餐馆吃午饭。那餐馆最贵的菜15元一碟，让他点菜时没点一片肉，把价格都控制在8元以内，记者只好自己点菜。他为了不浪费，还是把盘子里的肉丝都吃完了。

吃完饭，他要付账，记者不答应。他觉得很不安，转身到对面小店买了两瓶矿泉水，塞到记者手上。

他租住的小屋大约4平方米。室内仅容一张单人床以及床头的一张条桌。所有家具，都是他回收来的，包括一台15英寸彩电。墙上贴了很多大幅彩照，是他义务献血时，记者或者相关单位替他拍摄的。

这样一间小屋，每个月的房租大约200元。尽管如此节俭，最近杨以桥还是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。“废品都跌价了，卖不上价钱。以前一斤报纸卖6毛，现在只能

卖5毛了。价钱太低，人家也不卖了，没有利润，我也不想去收了。”此前一个礼拜，杨以桥仅仅回收一台旧电脑。这电脑据说还能用，只是配置差点。

杨以桥其实很想有一台电脑，上上网，看看那些关于献血的新闻。但是，这个对他来说，有些奢侈。这台旧电脑如今还放在紧湊的屋子里，还没有舍得卖出去。

吃午饭前，杨以桥接了一个电话，那个老乡催他去干活。吃完午饭，那个老乡说话已经找别人干了。

记者向他表示抱歉，他安慰记者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只不过是去帮他的忙，又不收他的钱。”

朗尼沙发的客服主管陈慧说，杨以桥最近手头可能有点紧了。上个月他给我们做了3天临时工，还没到结账的时候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早点替他结账，他等钱用。“以前他从来不催结账的。总是我们替他结了，打电话喊他来拿工钱。”

虽然离开了朗尼沙发厂，但是厂里有事，需要人的时候，陈慧还经常喊杨以桥来做。每天200多元。但是最近杨以桥比较忙，除了做志愿者要花一些时间外，还有很多与献血有关的人来找他，包括记者采访拍照，一弄就是一天。他可能是真的没钱了，月初又要交房租。”陈慧说。

5月14日中午，记者注意到杨以桥房间的墙上挂着一条羽绒被。包装袋上有义务献血的心形图案。

记者问是不是奖品，杨以桥说是他买的。几天前，他们志愿者搞了一次帮助白血病儿童的义卖活动，买被子的人不多，他自己就掏一百多元买了一条。